



玉介園存稿附錄序

不佞于役括蒼光祿季中君持
一編相訪曰以先子之徽惠使君
也存而得稱鴈行歿而得俎豆
學宮將世世佩明德焉惟先子
閱歲久所交游皆賢豪長者若

使先德不耀棄賢豪長者華
衮之章不傳謂箕裘何敢憑
藉寵靈賜一言為珠玉導不佞
顧語季中曰君謂諸君子不朽
尊公乎抑尊公自不朽乎且是
編也上列 綸音中載序記

及詩賦歌咏脩言琴瑟短言調
所揄揚公之德者功者廊廟者
山林者靡不前唱于隨唱喁夫
總萬籟而羅之玉介園總玉介
園中流峙碧綠風流標致之韻
而羅之公肺腑決之乎大風也哉

表東海者惟乃公而詎庸取乎
穀之音雖然公不佞大父行也至
辱結忘年交不佞復從季中君
游敢辭一言夫公蓋垂天人之
勝而立不朽於有待無待之間
者也公自少叅公與仲父祭酒

伯氏觀察繩之通起其天萬之
慶耶而家故近華蓋太玉渚勝
四山三溪幽靚鬱紆之態不殊
削而饒此謂得天公既蒙故業
游道漫廣及達而舟館巖邑一
陟望郎一守雄郡一晉開大鎮

入則金臺碣石躡足為淡出則
魏博吳會經文緯武六傳之所
周覽東西南北之所郵置盡方
家知名士此謂得人天人合矣
故潛之而淵停隨地挹之而萬
斛涌出不得已而功之可大不得

已而言之可久其雲蒸雨潤之澤
風行霞鬱之章聊以示有為然
而公不居其名其反真而遂初服
瀟然愉適於鴈山華頂之巔也
利施三族穰並畏壘直寄以隨
順世緣而公不居其德公於經世

垂世瀟世出世四大事無不有而
一無所有見為有待而寔無待者
也公真變化人龍哉龍能潛能見
能大能小候氣而蟄乘雲而翔
宅於百谷五之都而游戲自如江
左雲杜諸君子彼其翩之乎雕龍盤
礴則精氣生點睛而風雨劈空
飛動也不佞規之然葉公之侶毋
乃遇真而失步季中再拜請曰
腆矣使君之言龍德也往先子
解節鎮而無色愠謂與其為人
秦也寧潛及政府注嚮而無色喜

謂是其汰而亢也必敗之將波及
我之寧散髮而伏於白龍之津乞
天地餘日以長為玉介主以長與
諸君子卧對間或入斯園披錄中
一帙一咏按節佐酒衆山響而
羣流應也光美媿不能貽令令
使君神以龍德廣以百谷王山澤
後人敢不紹介諸君子永拜璇
琰之貺不佞於是知必有子季中
有父猶龍氏之後何可量也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浙江布政
使司右叅政前奉

王介園文集卷之八
敕提督兩浙學校按察司副使
禮部祠祭司郎中溫陵羊家
晚生洪啓睿撰



王介園集錄敘

先是歲乙亥東甌賜谷王公為三
吳備兵使者以不能事當跣拂衣
歸於華蓋之陽無何而宅家塵
公才越戊寅庚起為閩叅知
命且下甌有客於閩以淦我閩之

人曰若屬幸矣若知王公乎是
嘗令剽邑改成三異者已自司
馬郎一麾出守而陶廣乾坤者
又嘗開府吳中廓清海祲儼然
績懋長城者今轄若土若屬幸
矣於是我閩人私相慶謂主爵
者實軫念我海邦借之王公以覆
露我則惟恐公之不旦夕蒞止不
啻閔然望歲磨企踵以幾乃公竟
爾東山遠志不出也民於是殊失
所望而更以相吊繼衡時為諸生
所為企而慕盱而悵者私心實不

異於邦之人是余之知有歐海王
公所從來矣越二十餘年戊戌余
不佞備數九斗典城既下車首訪
公而詣之縷叩以理人術置屣規
訓作我典刑嗣是益相好凡有所
疑難輒以清函云云不吝直披肝
鬲以發吾覆時於公暇約余為山
水游即追隨杖屐無非教也今歲
夏中猶將拉余於陽湖而觴之陽
湖者去郡城十里而遙公所營別
墅在焉以雨滯弗果頃之而公遂
騎箕逝矣日月幾何遽徵木稼

典刑云遠繫刺我心蓋愴然咨嗟者屢也又數閱月而公之令子光祿君已卒哭爰輯海內諸名公所嘗遺公文成帙將梓之謂是以存公也授余使敘余且讀且賞公之德業聞望為海內諸名公之所許可諸名公何幸得蚤交公驩乃余情與邦之人夙懸慨慕逮于茲而習公何暮也而公之去余又何速也俛仰今昔何能為情遂不辭而題諸東以志思云若光祿君之泣血手澤并其所記存者存之純

乎孝也以其猶不沒歟 時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歲季秋上浣

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浙江温州

府事舊治生晉安林繼衡頓首

拜撰



玉介園存稿附錄卷之一

男光美集粹

綸音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王叔杲并妻安人

吳氏陳氏

敕命 奉

天承運

皇帝敕曰國家慎簡賢雋布列近寮惟司馬上
卿職專邦政而駕部列屬典在乘輿其任為

重而選甚慎也爾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王叔杲乃原任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澈之子學紹一經名登奕世兩宰治于畿邑聿起頌聲數登薦於監司遂厯徵命爰詢衆論擢實司輿綜理惟勤事罔弗舉防閒克慎吏不敢欺遠績若翁庫部之遺近接伯氏選司之跡以文儒而周還戎署效國用而茂振家聲朕甚嘉之茲值覃恩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是父是兄世方有羨於善繼惟忠

孝爾尚無忝於令名尚懋勲庸以資安攘庶其共禪予于治欽哉

敕曰婦之於夫共隱約於雞鳴盟櫛之時而不共休顯於象服委蛇之日豈非人恒之所甚惻者哉恩不並及非所謂稱也爾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王叔杲妻吳氏作嬪儒門夙主饋祀勸修學業期共顯融爾夫方薦于鄉書而身遂歸于泉室追懷往懿宜錫愍褒茲特贈爲安人不昧者靈有歆斯渥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附錄卷之二
敕曰易重家人禮推宗婦古者士失令妻而擇
賢繼之所以承先祀謹內治也國家覃恩廷
案婦從夫爵先後均焉爾兵部車駕清吏司
主事王叔杲繼妻陳氏名閏淑媛儒流良配
相其君子克致登庸效職宣勞罔有私顧足
占爾之內襄矣茲特封爲安人祇服齊體之
榮尚敦交儆之益

敕命

隆慶元年三月初十日

之寶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王叔杲并妻官

人吳氏陳氏

誥命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以宗祧大計肇建儲宮迺霽然發
命與天下同其休喜而夏官列屬職方氏稱
華重焉褒賞不可或後也爾兵部職方清吏
司員外郎王叔杲乃原任福建布政使司左

三才圖會卷之二 附錄卷之二
參議澈之子廣東按察司副使果之弟能以
文學政事世其家聲出綰邑符入更駕署頃
朕於踐祚行賞已下所司褒序爾勞比晉今
官益祗厥服披方志以飭諸邊之備討軍實
以綜九伐之章博識訐謨載以廉實可謂大
受之器足參朕之樞務者茲特授爾階奉直
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惟爾擢英鼎甲自致亨
塗玄成之經武子之德庶幾哉奕世而昌矣
尚克懋勉酬茲簡在將令爾父與兄亦有無
窮之聞焉欽哉

婦人之德處貴而不盈者易居約而能守
者難朕茲褒錄人臣之配無間死生豈非以
其盡瘁微時爲尤足尚乎爾兵部職方清吏
司員外郎王叔杲妻贈安人吳氏休有令儀
作述君子勤而無祿音徽早謝於珮環歿有
餘休風法尚傳於圖史一命再命禮實宜之
茲特加贈爾爲宜人惟新典之荐膺庶往勞
之彌著

制曰夫臣道妻道均有代終之義焉故貞臣三命而益恭良婦歷寵而能戒二者蓋交相濟也爾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王叔杲繼室封安人陳氏系出望閥德爲女師相協爾夫旣已服官底績矣而夙宵致儆終始克勤有古雞鳴之風焉茲特加封爾爲宜人服此龍章永孚燕譽

制 誥

隆慶二年四月初八日

之 寶

文

永嘉場新建永昌堡城碑

夫履平思陂圖險于易陰雨未形而桑土是營寧非固圉之上猶而濬哲之長算哉又況害漸旣芽剝牀以辨形勢已效者乎蓋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然而可與樂成余於兩王子之堡永嘉場而喟焉歎夫創始之艱而永終之不易也故曰哲夫成城又曰衆心成城微哲夫固

不能以附衆而致之役而非輿情之協也卽哲夫之策有撓焉而罔與成功則斯堡可睹已堡城四周凡八百六十丈有奇高二十有五尺厚半之以三面距河中引二渠按方立門水陸各四樓櫓周廬闌闔橋道靡不敕治井井繩繩屹爲一方巨鎮咸以縣治無以過也起嘉靖戊午冬十一月至明年己未冬而城成約費金七千兩有奇始議助于公數千金旣而以時詘多不酬其經費補苴蓋悉出兩王子私帑畧不色吝然管子西華君方仕在朝獨叔子暘谷君總其計凡出入盈縮丈尺進退餼廩登耗之故悉稟叔子一人埤益填委應之裕如盡選族之能者數十人分職其事而授之算比考其成與始所畫不爽鎚銖吁其難哉蓋東南故無堡也列戍聚兵昉自國初久而士馬剝敝無以待敵歲在甲辰倭釁始作及歲壬子則寇愈張往往深入處劉聚落官兵嘗之輒折而北而永嘉場者吾溫之奧區也地方五十餘里南阻梅山北

距茆嶺東則負海魚鹽萬井衣冠萃焉而當寇之衝寇往來常目屬之於是王子之諸父仁山翁從弟東華大夫相與倡義羣鄉之子弟而肄之兵身編戎伍先登陷陣寇來輒不勝去至擒賊斬首虜俘其舟以歸當是時永嘉場軍聲號稱長城矣又方恃沙城爲固沙城者故亦兩王子所倡築也以內蓄鯀外扞敵延袤亘于海上衆咸以無虞而王叔子獨私憂之曰敵不可易勝不可狃今夫沙城以一面拒敵敵少可耳多

將繞出吾後彼執兵者見其室家緇重且俘于賊必人內潰而自救此危道也夫兵未有不先固營壘以待敵者也故不若相地據險而爲之堡俾進則攻瑕退則守堅不亦可乎時衆莫有應者而王子之從子煦獨領然之無何歲在戊午寇果大至諸倡義者盡死萬室焚如衆於是追前議蓋莫不智王叔子也會王伯子亦以奉使至家於是鄉人相與詣兩王子曰若肯竟前議爲盟王乎皆曰諾時王叔子當會試南宮卽

輟不行獨孜孜與煦經畫其事又以城立非得
有司者治之不可王伯子還朝則又疏請徙
鹺司巡司堡中事下行省省議獨徙巡司於是
啓閉鐻鑰始有統矣蓋王叔子相地取險可守
雖其室廬盡斥外之故人咸服其公堡環圍多
空地可廛則價自倍因計畝出直以助經費則
財不匱故人咸服其知試南宮進取厚資也不
就而就鄉井所急先義後利故人咸服其度不
煩官不擾民不久淹先事而殷憂後事而周防
故人咸服其算維時監司守土諸公共嘉與之
太守宋公別駕楊侯咸躬親勸相憲使凌公時
遣官程督上下交贊橐鼓弗勝蓋一期月之間
匪棘匪舒而奄觀斯役之成焉豈不亦偉哉於
是王氏諸生謁余請記余惟兩王子之伐誠茂
矣不世之績亦既有俶顧所當圖惟者其終也
敢率鄙衷以告堡之人夫開國之初倭嘗大入
爲中國禍甚慘然毆去卽已金夷旋復民未病
也弘正之間薄海晏如豈無狡焉闖出邊關交

通島夷爲亂者共顧其勢有不得逞則以閭閻均平人樂其所故難動也詩曰惟昔之富不如時夫倭寇非有嚮導不來嚮導非客戶必土著之民土著之民非有毆之則不去而毆之者非虎冠繭絲之吏則豪右并植之民也厥有由哉孟氏有言地利不如人和故城非不高而有不守粟非不多而有不食若春秋之書虎牢書莒書梁是已夫國有司之事尚矣吾願居是堡者必講信脩睦振窮卹孤俾富者無紛奢貧者有

蓋藏合斯堡如一人合斯人如一心于以扞圉待敵則無城而固又況轟轟言言若斯之完繕哉吾聞兩王子故嘗置義田行族約蓋自其王考橋翁考厓翁時旣已積功累仁望於吾郡至兩王子愈顯敦睦之風夫旣有倡矣其自今於萬斯年子子孫孫永觀斯堡之固庸書以爲記嘉靖辛酉春仲旣望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郡人侯一元舜舉甫謹記

送賜谷王公調繁常熟序

天下之官親民莫如守令而令之於民視守爲尤親令賢矣守或不同令得相與可否令則言出而民之利病繫焉秉銓衡者能加意於賢令其真得圖治之要乎歲癸亥賜谷先生永嘉王侯以進士出宰靖江靖江隸吾常爲南畿近地環江帶海頗稱僻險自倭寇內侵日就彫弊侯下車周覽首曰文教不修科目無以興士習無以正也捐俸秩斤羨餘一新學宮增復號舍集

諸生肄業其間月三試之第其上下默寓懲勸絃誦之士彬彬嚮風矣次曰武備不飭海警無以禦江防無以肅也督造戰艦選練壯勇外則折衝島夷內則式遏姦宄令行禁止盜竊屏踪矣次曰征賦不均國計無以充也乃稽考逋負爲之程限戒諭相勉民心感悅爭先輸納焉次曰稅額不平豪右擅其利也乃親履灘漲計其占奪將均出科粟用減常賦惠及無窮焉至於旌獎節孝扶植良善發摘隱伏開誘冥頑許

其自新不妄鞭朴四境之內政清訟息未及朞
月譽命上聞天官冢宰卿常熟嚴公念鄉邑邊
海兼以倭寇之後澤水餘災民瘼沉痾乃調侯
移治之用賢選能甚盛舉也然靖江之民方倚
侯爲父母一旦奪之有不勝其戀慕者嗟咨涕
洟奔走道路乞留於臺省懇借於闕廷而部檄
亟下不可中止于是搢紳大夫若朱君得之與
其子弟相謀曰惟我賢侯由甲科世家來蒞下
邑以三事雅望而小試百里不飾矯矯之行不
矜察察之明謙虛接物恪恭事上忘其才地同
於寒素潔齊春水溫擬冬日尤人所難也今茲
棄我去矣得之等荷旃幪之澤不得先達名公
一言以華其行則何以紓吾人之去思彰賢侯
之遺愛耶僉謂余與侯有通家之誼命其猶子
文學正裕備述治狀來謁徵文爲贈余平生不
喜以言媚人顧侯之先君子福建叅議東厓公
從父國子祭酒鶴山公同朝契厚時時過從侯
方在羈紲已知其朗雋不凡頃辱渡江見訪信

宿山中敦念夙好三十年如一日可謂今之古人矣間語及政事意先導化家學淵源器識弘遠余固知靖江之不足治也乃今果卓卓尤異如此宜其爲冢卿所加意於桑梓也推之天下可以無廢政無滯才循良之化得人之盛咸於侯是徵焉蓋其不忍舍於侯者靖江之私也其不能舍於侯者銓衡之公也余故於朱君之請不辭而爲之序一以慰侯之舊氓一以告侯之新邑云

無錫華察撰

翰林院學士

送暘谷王公調常熟序

靖江常之屬邑也去府二舍而近其風謠俗習物力事產皆不得與諸邑並問地于版而里以編戶計者餘六十問稅于畝而田以頃計者凡四千八十八頃畝零皆塉鹵而無沃壤又其漲與塌爲不常漲則田浮於額塌則冒虛額而田已捐歲久弗核豪人實執羸縮之柄漫無所勾考而賦歛以不得其平問士于學而弟子之肄

於學官不及他邑者半朴魯之氣勝而絃誦之聲微其賓于鄉而得與於計偕者閱數科而未有一人焉故江南之邑最褊而且陋者無如靖江賜谷王侯來知邑事始至周覽境內問民疾苦厥躬所需一不以染於民里長之執役於公者歲省其費什九民於是以侯爲愛已侯乃殫思畢力爲民樹久遠計正經界定歲額田如其額而羨則通較一邑之稅每畝視舊減一升五合有差侯又精堪輿術擇形勝新學宮掀揭巍峩規制甲於諸邑士亦踴厲興起爭赴侯意指所嚮議論風采蔚蔚乎逼上國之人文蓋侯之爲人真率簡易而一以寬仁長厚施之絕不爲鉤摘羅網以御下慮於民者悉而入於民者深曾未朞月而化已大洽矣故江南之長吏以才且良聞者亦必曰靖江御史上其事於朝且謂當更諸地大而民殷者朝議是之遂調蘇之常熟以去其邑民咨嗟而言曰吾邑介在江之一隅不沾良吏之化也久今幸遇我侯田疇

王介園存稿卷之二
以殖而子弟有師復一朝而棄之其謂我民何
客有解之者曰若亦知夫 國家用人之意乎
處之卑痺薄陋以厲其操試之盤根錯節以別
其器其任不同其致一也今夫以侯之賢而受
知於當軸必將遺大投艱謬 鄜廟寧獨區區委
以百里之 命哉顧常熟於江陰爲唇齒之邑
當財賦之要樞而綰蘇常之門戶靖江固介在
二邑之間者也易曰未占有孚侯之恩信行於
靖江其於常熟也爲不占之孚故姑以是而委
重焉侯行矣登言偃之故墟而講求於學士太
夫之間相與闡明斯道之精華益以養愛人之
德而成易使之化而彼濱江之境俗矜以囂海
寇之所出沒姦人之所窟穴豈湛盧屬鏤干將
要離之遺風其尚有存焉者乎磨揉而馴服之
使趨於善則東南保障於侯攸賴而靖江亦永
永有餘澤矣衆皆唯唯於是侯之僚屬君濟王
君治華汪君子印不忍侯別使來請文以贈其
行而余乃爲一言使知侯雖去矣而果不忘靖

王介園存稿卷之二
附錄卷之二
江之民也

宜興唐一磨 乙丑科進士

送暘谷王年兄改繁常熟序

太史公作列傳至記吏治必歸諸道德漢興破
觚斲雕亦有網漏而吏治無奸黎民卒以乂安
彼誠見夫制治清濁之源必于道德乎出也今
稱吏治者有言道德者乎卽言矣有能身先者
乎夫言不自身猶無言也況并其言而無之乎
法今日滋民瘼日劇道德之風固宜眇無從見
矣靖爲常小邑民貧悍事訟牒又四面帶江江
寇揚帆持戟白晝登岸以逞者比比今故號難
治癸亥歲乃以暘谷王君往焉君身有道德者
也余同舉進士又同志也故知君之無難于靖
也聞君下車日意油油沉蓄于于豈弟循循無
他赫霍態而專尚長厚操冰蘖政惟省刑緩賦
崇禮敦朴務本節用爲急至於學究良知以闡
正傳嘉來士尤厯懇深篤不數月而貧者樂生
悍者卽順訟者用情風行江上教學士趨治效

蒸蒸起矣自是靖多善治矣靖何幸也無幾君
以調常熟報說者曰利調繁也夫常熟獨繁于
靖耶治靖固易于治常熟耶審爾茲調也曷意
也昔尹翁歸治東海卓有能稱入爲右扶風治
如在東海趙抃知虔州獄竟屢空及遷成都遂
致中和之政之論常熟之民靖民也道德之治
奈何其後之也君行矣以治靖者治常熟卽尹
之入爲扶風趙之再遷成都茲調常熟者惓惓
意也君行矣其爲余言若何雖然余猶有言焉
凡吾人之仕有三患而在司牧尤爲至急尚長
厚者畧清素持清素者務刻厲長厚矣清素矣
鮮厚終實難甚也昔梁有疑獄朱叟曰臣家藏
二璧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言乎千金也側
而視之厚倍之也孟伯周守合浦俗採珠爲生
珠先時盡徙去伯周至不踰歲而去珠復還何
者廉故也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
三札景公怒弓者蔡人白之後卒穿九札蓋其
所托者貞且固也君今旣握厚倍之璧來已去

王介園存稿附錄卷之二
之珠矣更得三年之弓而持之人甚難君甚易也而況道德寔先之也又況靖以道德治寔炳炳有成績也卽十常熟于君也卽繁也奚慮也愚嘗讀漢書仕九卿必先令試郡邑治今郡邑不覩道德之治奚翊靖與常熟哉 天子且大用君以道德同天下之風俗是以靖以常熟試焉者也君行矣其謂余言若何余系出寶明二公後居靖若絃絃繪汀汴汶洛梁聞善至善統善者世稱余同系也屬贈言于余余故悲靖之失所天而又幸道德之治蚤見于常熟也

泰興朱潤身撰

南京吏部郎中

送暘谷王公榮膺 內召序

聖天子御宇四十四年深仁厚澤滲漉穹壤邊隅稍戢億兆旣和嘉祥旣臻矣而日兢兢焉望治如不及思切耳目之寄補闕拾遺振揚化理乃簡郡縣之俊徵補臺諫闔天下縣治無慮數百而簡在者僅三十餘人賢最可知也余邑侯王公首與茲選將戒行矣余適自汴叨轉督學

取道還吳侯之門人以余承乏兩浙侯之仁里也知侯宜詳謁言以爲贈余惟爲天子樹保障敷教養者尚恩厚爲天子職繩糾陳利害者尚切直二者若不相爲謀而臺諫之任故事取諸親民之官果何義哉民者邦之本也實心以愛民者未有不實心以愛君者也古之稱循良者若專爲民矣而化行俗美利則歸君古之稱忠諫者若專爲君矣而諫行言聽澤則歸民矧民之疾苦俗之利病以身親之言之必詳且懇也宋之范富二公作牧則能愛居諫則能言仁人之用心亦何施而不得哉侯之抱負固裕于仁者也侯爲溫之永嘉人時論淳龐儒雅世樹恩施者必推永嘉王氏侯之先大夫少叅公暨諸父司成公文章德業輝映先後宦績鄉評膾炙人口侯又與伯兄憲副公步武濟美蛟騰蟬聯卽逸少門資景叔世胄亦不多讓信哉所樹畜者厚而所孕毓者祥也余辱侯雅愛每接遇見侯風度軒爽襟懷豈弟才猷文藝俊絕一

時與之論經畧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余已心
惓惓羨之矣侯旣釋褐捧檄視靖江靖江邑小
易治不期年化孚績奏矣當道異侯爲請轉繁
常熟視事旬月專以儒術飾吏治不屑屑瑟瑟
較簿書務以德化民與民相慰苦恹恹欸欸雖
家人父子不是過也傷吳俗之靡身先儉約諭
之以禮革侈汰之習憫民之彫耗勤勞來緩刑
罰輕徭薄征煦嫗而休息之慮奸究之伏也閱
兵徒簡精銳剪積逋之寇而民不擾諸要務丞
丞舉矣乃以其間察形勢修廢墜賢祠寢丘靡
不更新公廨鍾懸靡不修理先是邑號琴川疏
密狀如絃用能宣湮鬱召致和平士輒抱絲綸
播徽音于廊廟亦靈秀之一助也歲久弊滋民
叢集其上積以壅塞侯命工徒分濬之諸弦復
張邑舊爲子游闕里而文學書院久曠弗舉使
南學精華獨得其傳者無以彰厥美景行前修
者將何所宗適侯白于憲臺而聿新之相度肇
建規制弘廠經理精密拔諸士之彥者羣育而

旬校之爲延碩儒爲約程度儲供餉治寢室校
之日雖積冗必躬親之藻鑑嚴明辨論精核厭
時義紛華務宗理發蘊平居訓誨俾學者反求
身心動以古人爲法諸士信受而誠服之余始
讀禮家居親炙侯之光者甫一載而受 命蒞
洛今又適與行會目擊侯之美績種種也而要
其身之厚於仁仁之所施先於安養而達于教
化蓋安養之利止于一邑教化之益施於無方
侯誠知所重矣理義以養其心忠孝以弘其志

聖賢以作其趨他日諸士躋華要樹聲烈繩繩
繼繼光宇宙而耀後世其惠豈有涯哉余意侯
之善于安養者亦以爲敷教之地也我侯究安
養之志可以衽席天下充教化之心可以陶冶
天下以此輔 聖天子仁壽之治將以幽贊造
化而發育萬物豈直優於言職哉此余與諸生
所屬望于侯者也侯誠愜士之望則澤于士者
益弘士誠服侯之教則光于侯者益大視夫徒
以簿書期會爲能而以沾沾煦煦稱得人者不

可同日語矣今日之別固不必戀戀爲也因書此以爲贈

常熟徐棫撰

兵部右侍郎

送邑侯暘翁王宗師應 召序

嘉靖甲子我宗師王公以治行卓異自靖江改治常熟越明年乙丑 天子憫公久勞于外下璽書徵公公且去客有頌公之治於楊生日茲王公之去也士何以呀民何以嗟幽婺孱穉瞿然而譁斯何故哉蓋公之治吾邑也起創燠貧

勇和沃淳民瘵以振胡公之仁糾纏莫嬰底赤畢呈民隱以形胡公之明茹荼是甘懷金用慚脂膏罔侵胡公之廉宣和滌焚解錯離紛嗷嗷罔喧胡公之勤夫仁則民慕明則民惕廉則民服勤則民式是四者公之所以得民也公罔以其治爲欺民罔視其治若遺公居而適公去而嘻惟民之情哉於是楊生聞之則作而歎曰客之誦公治備矣然余以爲遺其本也夫教治之繇也治教之餘也古之言循良治者則孰不言

文翁黃霸然文翁治蜀率先教化黃霸吏事緣飾儒術蓋治任法則楷任道則淳故厲劔者以柔砥擊鐘者以濡木言道之所洽深而法之所繩迫也我宗師王公以英特之資承世學之緒甫蒞吾邑百廢具舉旣乃顯微闡幽慨然以興教爲已任於是倣紫陽白鹿創爲講院其內以崇祀先賢子游其外爲講堂環以學舍公暇則集諸生其中相與商確文藝進退古今且進而戒曰夫學必程昔道惟師古乃言游氏獨以文學稱聖門者以得其精華也諸生之景行將在茲矣其尚含英茹真抽華擷藻法而布諸其履議而闡諸其神毋徒咕俚于詞章而炫飾于口耳斯學乃有成耳學詩辱公知遇蓋日從公游而公之斤斤于義命亶亶于道德者亦日得以被公教也夫教以成物則何不仁仁以樹公則何不明明以辨欲則何不廉廉以廣能則何不勤客蓋徒知公之治仁而明廉而勤而不知公之治蓋本於道以出之資於教以成之要非徒

任法而以把持吾民者倫矣乃今士之廸于化者藹乎有尚本之思而民之樂于睹者亦莫不睢睢于于有與化之心焉斯不見公之教哉故曰客之論蓋遺其本也於是客逡巡避席曰唯唯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近者小者吾儕小人誠不足以知公教也抑知子者莫如王公則頌王公者宜莫如子矣楊生於是撰次其諾於公之去也敢布諸其從者

門生楊學詩撰

常熟令永嘉王公去思碑記

永嘉王公令常熟之二年乙丑銓部上其課于朝徵入授駕部主事行之日士民奔擁送之者百里相屬去旣久而猶睽睽不能忘也乃思最公行事之便民者勒諸石以示將來請記于余適余病冗弗克爲再踰年爲隆慶丁卯猶數移書請焉何士民之不釋于公也方公在吾邑豈民譽之歌之猶或出于希冀之私乃今去吾邑久矣果何所冀果何所私余于是而知公德入

人之深今之民猶三代直道之民也夫爲治有經公亦豈能不役一人不刑一人破除法禁放棄稅額徒以小惠悅人哉惟寬厚惻怛之意恒溢于科條之外故役人而人不以爲勞刑人而人不以爲怨久而益不能忘爾吾蘇壤地不數百里而財賦獨當天下一半民之供役者蓋已竭地之所出矣長民者征斂之緩急漫不爲之所又從而朘削之如之何民不窮以斃也公初令靖江仁聲流聞士民已顛然望焉旣而移治

常熟下車之日首以廉潔爲僚屬先罷無名之征剔浮冗之蠹定役必差其產而奸猾不得以倖免徵收必嚴其限而豪右不得以獨稽故自公視事官無課殿之罰而民免鞭撻之苦徃時民苦役重多方計免比公在治巨室爭出應役以公能恤之也公視聽精明加以詳審吏不能欺每決一獄輒重惟允吏自抱案牘聽指揮不敢出一聲公堂無錮繫之刑恒屏而不作用間以餘力飾公廨備製作書院祠先賢丈

土田補虛稅雖在邑不久不究所施而規模弘
遠矣夫爲治之道緩之則民慢慢則國賦不登
急之則民殘殘則國本不固公之令民平其役
而嚴爲之期上無通稅而下無病民使長民者
率以公之心爲心不徒操切以急一邑之聲名
民其有不安者乎故事以課最徵者多爲臺諫
公獨補駕部士民竊以嘆銓曹余獨謂公有艾
毋天下之心用之大小公不能知惟知盡吾心
爾他日撫治江南以究公之志大慰士民之心
余方日望之公名叔杲字陽德別號賜谷嘉靖
壬戌進士云

隆慶元年仲冬吉日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食從二品俸前南京吏部右侍郎太常
寺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
士掌院事

大典總校官治生常熟瞿景淳撰

王陽德館中看菊

余童子時卽喜種菊弱冠從玉田先生游觀先生園菊之盛若留意焉今三十年凡家居山舍地有一隙卽荷鋤手植以故種得廣致名得多識品得上下之真如玄德之結髦叔夜之鍛鍊將終其身不可厭也曩乙丑歲奉有滇南之命計行屆花期甚邇悒悒不能別然猶一見於楚過此丙寅見于滇丁卯見于洛戊辰見于魯藩及廣川人士家而今已已乃見于京師大都此花隨處皆有其種同名異者不問或譜所未

載耳目所未見聞或譜所已載舊所已聞而未見亦每每值有之如滇之紫玉冠洛之翦霞綃廣川之銀雀舌桃紅萬卷賽金牡丹之類是已然不意京師如此寥寥也京師旣無佳種更鮮鑒家中貴好事者于時市致數本以誇諸搢紳好事者亦走馬賞之顧所致不過一二常品卽金銀芍藥絕無也余同年王武選陽德嗜菊同余癖邸舍無隙地乃借地他所又苦鹵井至市水澆之其種法與時絕異花碩大無朋枝葉勻

稱可愛惜無從得佳種館中置百餘本余每過
賞之陽德亦樂有余之賞也每相對竟夜不知
疲獨惜紫玉冠遠不能攜餘各攜二本一寄玉
田先生一植天闕山房聞各已見花云已巳孟
冬日籌邊堂記

朱潤身

贈郡公王暘谷先生重建長垣縣儒學記
大名府南屬邑曰長垣卽古蒲蘧伯玉里仲由
所嘗治者以此徵文獻舊矣顧國初學隨縣
徙制儉弗稱師帥類頌之鮮克任先太守鄒山
鄭公旻嘗謀拓其制未有以應乃託諸邦乘以
俟來後格不下令者三年已巳我暘谷王公以
司馬大夫視郡公宗正學有道術其牧體概孳
孳廣教宣化然旣披學官志輒嘆喟曰垣以文
獻名校若是其廉之有舊令孫君綜白其狀面
籲之訂行事未幾行取去代者卽胡君嘗脩里
校有徵公習知其人可任卽檄以前語曰勉哉
胡君曰宥敢不共命則布義陳詞申畫示勸邑
士庶應之若景響制乃拓覆以請公曰廣矣予

視之乃次於蒲審曲面勢盡營于殿曰新廡曰
易堂曰增三以五名賢二祠宜坤隅啓聖敬一
宜巽宮義路禮門宜峙閣以尊經樓以金斗街
以玉帶齋所於左號舍於右經畧大旨以授胡
曰承哉曰敢不受成事乃遂鳩工計程咸公式
底乃績報至公復來覈焉則睹殿峩峩然廡脩
脩然堂儼儼然祠奕如亭煥如門若路洞如而
砥如崇崇者閣崱崱者樓曲曲者街肅肅者齋
所濟濟祈祈者號舍觀者駭跡望者驚目過者
快心穆然而天兀然而地熙然而人百具舉三
才合旣宏且麗不止埒天雄矣校至是興哉其
左區餘地界宮墻外復政教遺祠祀前牧有功
德者凡以存舊翼學從民望則裁自胡君爲也
公於是又賢胡君曰令哉不得若念遺續斷則
鄭暨孫所留議幾廢成美其人乃汝功令哉乃
設宴慶成邑薦紳席上國子席下守主前令主
後禮讓交錯鐘鼓鏗鏘一時意氣燠然春發其
與勞員役各賜慰有差是役也費總二千七百

兩有奇計地價該銀九百七十兩餘值富家子
嚴暹干紀罪屬刑情乃疑公執而諭之贖地完
應得釋不如言刑從之以故價省不辦除外營
建諸費俱需諸士大夫以下願輸者以聞諸臺
使兵道徐公炳學院傅公孟春巡察王公元賓
撫臺宋公纁咸俞之各有助乃起事庶尹捐俸
錢助順若推守王公敬民州守潘公雲翔者翊
贊居多焉始於辛未臘月朔制地壬申三月聖
飾工匠至秋八月丁巳成釋禮闈學教官吳欽

關運陶性劉調正率生員王寧海蘇蘭王匏侯
華等圖勒金石以徵休美登予陽春臺問記余
惟守邦者匪任事之難惟其得人任之難匪乏
材之患惟其材無以育之患育材由學興學以
人匪人何與非學奚育任人廣學造士公備哉
夫師帥若將帥然鋒震鼓而登先三軍氣自倍
何振厲之故也公興以蒲矣之澶之滑之漆園
者丘胥蒸蒸然興蒲可不謂先登哉由之雋發
頓於蒲皆前驅也州邑疊俎豆之徒相望傑出

一當十十當百蓋庶幾衛多君子之遺風矣豈不謂三軍一心也乎帥師哉若其廣積貯恤解戶定賦役豁馬銀慎加增五大者歲庇以萬計諸善政無論統俟傳循吏採焉公名叔杲字陽德浙江永嘉人壬戌榜進士余同年友也

賜同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侍 經筵講

官巡按山西等處年治生部永春子元拜撰
贈郡伯暘翁王老公祖修學創建尊經閣

序

昔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推其智足爲佐天子相天下者法始余以爲寓言今觀暘翁修學乃信柳子語誠然何也先王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而學校之興替人才之盛衰世道之治忽係焉吾垣舊有學日就傾圯雖屢經修葺祇仍舊事且明倫堂後爲通衢湫隘囂塵堪輿家不爲士夫利徃徃有驗議拓地建閣乃吉百年來無有任其事者豈盡搖浮議辨心跡要亦才力弗堪視宦如傳舍苟且了文移延歲

月以遷去卽他日所樹立肩荷可知已於人才
世道奚賴焉天開文運幸際暘翁蒞郡慨然以
興起斯文爲已任踰年政通人和民易使首新
郡學而屬庠將以次舉會邑令胡金峯學諭吳
崑麓踵至皆力足任事而相厥成者議與公協
乃充拓其制而大新之是爲巨室求大木非得
工師以主之孰能勝此任耶公遂命駕躬視畧
址布方凡殿廡堂閣祠亭門舍之屬應增應改
莫不攬秀據勝而向背幽顯巨細咸宜非梓人
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乎戒期卽事公捐俸倡
之由是官師割廩士夫輸貲商旅納羨工藝効
良庶民子來不越數月告成事費罔官損役匪
農妨若有神以相之者非梓人畫宮于堵計其
毫釐而績于成乎於是廉陞高聳周阿莊嚴鬆
采煥發蔚爲偉觀環橋門而望者不曰某匠士
之能也縣尹之力也咸歸功暘翁不猶梓人自
書姓字而執用者弗列矣乎夫梓人云者謂指
使而羣工役焉者也至學之所以成詎若是而

止哉嘗觀僖公作類魯人頌之曰匪怒伊教順
彼長道而漢儒孔安國謂僖公不徒能修其宮
而且能收其功蜀文翁興學選郡縣材敏者親
自飭厲而太史班孟堅稱其謹身帥先不嚴而
民從化比齊魯焉然則二公非徒事營建者蓋
真有以闡聖道敷王化維世教淑人心治莫先
於此者矣賜翁永嘉世族家學淵源堂室具在
而斯文宗匠固輪扁之得手應心者新學矣又
起元城書院羣十二庠才俊親自指授其中留

心俎豆絃歌之地而講明道德仁義卷拳焉上
繼堯舜禹湯文武之緒下衍洙泗伊洛之傳將
爲國家樹材預清廟明堂之用大者爲櫪小者
爲桶隨材器使皆棟隆之吉大廈之具也相與
膂力王室成比屋可封之治于以旃幪天下而
垂蔭無窮焉斯公之用心也造就人才匡翊世
道誠有功孔孟而儷美僖文者所謂相道得而
萬國理非歟夫觀室者觀其隅占外者知其中
故隅之直方而鞏固必其中端莊而凝者也堂

之清虛而邃閱必其中奧衍而閎深者也閣之
高伉而爽塏必其中洞達而光明者也是可以
觀公之學矣公之省方而考勝豈不欲因俗以
牖民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良公
之會計以成務豈不欲立廉而廢貪公之登高
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是可以觀公之政
矣余不文弗能爲柳子之辭揄揚盛美竊取傳
梓人之意爲公贈知公他日佐天子相天下與
此措之爾敬書之首簡爲左驗云

隆慶六年仲秋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
治下長垣年家晚生義齋李從宜頓首拜撰

玉介園存稿附錄卷之二

男光美集梓

晚香堂記

永嘉王子陽德由司馬尚書郎守魏博郡政平
人安吏牘滋簡時時進諸生譚說藝文考郡之
故則綜述韓魏公遺事矣陽德又性嗜寒花家
居嘗闢晚香園蒔植名菊遇吐華時細蕊繁香
英英燦爛鈎簾以游致足樂也迺稱曰古之仕
者貴適真耳余豈以作吏故遂廢斯事哉郡故

有晚香亭魏公守郡時所爲讌集僚佐賦九日
之章以見志者也自郡治改築舊蹟湮圯於是
卽今治堂西偏得隙地爲堂稍存魏公之舊焉
而陽德寤思家園神游未得追踪芳躅并系厥
名語不云乎性有夙因事有前符豈偶然也哉
蓋昔之君子愛若人也不忍沒其名所以景哲
也游於朝市不敢忘山林所以養志也一役而
二義兼焉豈斯堂之謂耶客有問於余曰魏公
九日之章何居也余曰公蓋有懼思焉而未

樂也當是時荆舒秉軸新法蝟生讜夫用昌老
成遺佚故公之言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其詩
曰不羞老圃秋容澹且看寒花晚節香明周防
之難也公平生特達任事闊步無前歷涉艱危
寵成思溢心逾恪而年則邁矣雖有寒花在目
何嬰情於觀玩哉然則陽德之志奈何曰遭際
清平材諳迅馳非有曩日之時也畿輔名區四
封晏如非復曩日之地也向使魏公並世以生
游於斯堂安所慕乎樂天矣然而往哲弭楫於

彼岸來者發軔於此邦岳牧攸寄膺力方剛職
思其居毋已太康殆非優游晚節時也又可無
懼思乎堂成陽德屬余記其事按治堂儀門之
左有賓館池有蓮徑有竹由徑轉入百餘步繚
以重門當門有兩古柏由門折而東爲小門三
中曰魏國遺芳門內爲三徑由徑以升爲晚香
堂由此至治堂之後可數步而近環堂有翠竹
有幽槐庭中多菊太守視事畢則弦誦其中綠
雲盈庭鳥鳴不絕自一境界也因自榜曰秋色

猶慙元亮徑晚香漫擬魏公亭蓋方駕古人云
嗟乎自宇宙以來寒花所託以不朽者楚大夫
陶處士及韓魏公其人皆有所不平然皆氤氳
無窮焉陽德自視孰與此三人賢也

隆慶壬申秋九月吉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長水沈懋孝撰

晚香堂賦

有序

賜谷王公以武選郎出守天雄閱三載訟平政
簡公庭晝寂乃搜韓魏公故事構堂廳事之西

時借賓從吟哦其中而仍其舊名曰晚香業屨
沈太史爲記記之余惟魏公在當時忠純恢博
終始不渝其豐功偉烈垂千百載而彌芳者也
而平居猶兢兢以晚節自砥礪九日寒花之句
至今讀之猶足以遐想其風標焉王公雅尚恬
澹卓行殊遠方家居時嘗以晚香名其園意有
所慕也乃今綰符上郡托蹤前哲事蓋有不偶
然者他日所建樹且與魏公並傳不朽俾郡之
人士指是堂而稱述之以爲勝事顧不美歟慕

吏章弘孝於余姻連函書走京師索賦爲公壽
而余又公年家子也輒爲賦之其辭曰

繫東海之偉人兮守陶唐之冀方撫鴻溝之故
界兮與武陽之舊疆闢蕪穢於允隅兮構棹櫨
以爲堂聚芳馥之藹藹兮榜厥名曰晚香余故
知夫君之修嫜兮詢嘉名之所起將含馨以潤
身兮擷芳英於終始奧初載而斲桂兮寢征輪
於蘅皋恥岐徑之捷趨兮預托盟於久要覽春
妍於原野兮悲朝槿之暮萎或穠芳之豔冶兮

鮮晻夢之可怡抽龜蒙之所賦兮藝至能之所
譜粲幽馨於廣園兮標晚香以名圃潛二紀而
始出兮叩 帝闈而獻之覩玄都之夭夭兮匪
夫君之所宜含雞舌於粉署兮騁騾耳於九達
佩虎符而出守兮馳熊轂于近畿景前脩之鴻
烈兮展以魏公之可師嗟伊人之瓌瑰兮寔彪
炳於宋室階使相而知天雄兮動時事之憂惻
葆晚節其如初兮爰寄情於篇什甘秋容之慘
淡兮眷寒花之香澤園有亭曰晚香兮迂賓僚
而燕適曰余旣抱此夙好兮胡前脩之先得人
邈邈而亭圯兮顧芳名而如憶懷永寧之故園
兮空東籬之秋色弭塵鞅於沙麓兮時大羅其
莫卽世有曠而相求兮矧後先於茲土道可以
神而禪兮亦何嫌異乎圭組公矜兢以息駕兮
余慎旃於布武園與亭其並名兮則爲堂以志
思儼丘園之未出兮恍簪黻之追隨洵芳烈之
共嗜兮咸不謀而同之護靈莢之艱植兮芟易
蔓之蒞蕒春融融而芬菲兮亦向榮於載陽羣

葩灼爍而競麗兮獨結秀於金商露瀼瀼而爲
霜兮苞密葢而吐黃舒幽香於藜薄兮凌涼颼
而孤芳美夫君之嘉植兮已迎秋而三花花爛
熳而滋茂兮訟平簡而無譁望皇路之蕩平兮
將脂車而秣馬及芳辰之初度兮賓萃止而稱
尊幕徵辭於余史兮又申余以世雅昔負劔於
父行兮胡不斐而辭爲際春芳之蔚郁矣紛丹
藥之榮敷紉椒蘭以薦旨兮終不若落蔕之華
兮文賓服之以羽化兮風子餌之而不老彼左
尚而耽餌兮或非夫子之所寶也惟惕若干宦
成兮節雖晚而是搯畢勤物以久相兮抑自戒
於旣耄魚矢直於身後兮禹饗養于師保溷濁
之於芳潔兮薰與蕕而異道指帝都而縱轡兮
肆驅馳於長路握余好之離離兮襲芳妍於遲
暮苟蹉失於榆暉兮雖洵美其奚補歲冉冉其
將至今兮顏皎皎而如玉飲甘谷之芳泉兮廣百
齡而自足脩彭祖之遺術兮豈惟恩於一束餐
靈均之落英兮余何心於餌服信夫君之德馨

今占令終於有俶驂喬松之遐年兮追魏公之芳躅

萬曆元年仲春吉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山陰張元汴撰

贈賜谷王公入 覲序

皇上御極之五年復當海內述職之期先是廷臣申往鑒示新畫條奏甚備 皇上既采而行之矣然軫念元元作新吏治意肫肫然至也則命輔臣專理天官御史大夫事而覲遇之禮綜

核之規視昔隆且慎焉時我郡伯賜谷王公將如制率屬見於 天子乃州邑諸大夫來徵予言以贈予辱公知且欲藉是申繾綣又惡敢以不文辭予惟六服之內郡縣星列而倡導之權則總於府故仕宦而至領郡國歷二千石稱尊顯矣以長庶官司綱紀責甚鉅也必其人禔身飭行足以表率於平時從而懸鑑持衡具屬之能否以馭廢置庶幾無負哉否則身之不淑人將胥效掌銓者持是以譙讓其長則其長將口

噤莫爲應矣以今觀於暘谷公醇慤重厚清雅
方直潛心古人加意當世之務蓋一時稱明德
重器者莫或先也故始令靖江以才能調常熟
自常熟 召拜夏官尤以賢聲著郎署中臺閣
公卿咸翕然交贊以爲可肩重任乃今出守吾
郡亦三輔試望之北門寄平仲意也受命以來
如肅僚貞度禮士親民簡禁令緩督責凡可以
廣 天子之仁以惠此黎庶者纖悉無不至焉
至接遇諸屬不以捃摭刻削爲能而聯之以情
孚之以信所頒布科條如平賦均役清戎恤囚
諸約示以可循而一無可議故州邑諸大夫仰
其風裁奉其德教交勉於職業而罔少有撓越
也予所聞於諸州邑父老子弟無不喁喁頌其
長吏之賢而推本於王公之德化則同心共濟
同道相益信有徵矣茲率屬覲於王所上之有
當於 聖天子之懷下之無愧於天官御史大
夫之考使內外臣工咨嗟欣慕而稱天雄得人
之盛則魏博之治光於海宇公亦可以自快哉

在昔弘治時我天雄先達韓公能振厲其屬便
益百姓以治行第一蒙宴勞之賜今其聲稱遂
與漢世循良比芳焉今 聖上勵精圖治特勤
輔臣以司覲典行且率 孝皇舊章而王公之
績又有光於韓公者也內庭之宴公必首列無
疑矣書曰車服以庸易曰公用享於天子予於
諸大夫之請敢預書其言以竢

大名吉大同撰

山東僉事

贈憲使賜谷王公備兵三吳序

今 上御極之初實賜谷公守名之第三載也
公已具牒將考績而分憲三吳之 命遂下夫
名爲王畿郡而賜谷公以瓜期被擢故一時縉
紳輩無不嘖嘖稱慶以爲 聖天子之能加意
股肱郡也而公且去名之吳矣其屬守令潘君
輩咸不忍去公乃謁余言以贈余在公治理中
又同舉進士能悉公歷履誼不得以不文辭竊
惟漢史所稱循吏甚衆然或以明察顯或以刑
名著或以簿書期會稱捷而瑣屑不足道者未

始不差池其中蓋緣其人或起於刀筆文法間
卽舉郡縣而畀之故率以一已才智效長而施
爲未盡合於軌道求其以古道化民而純然無
議則文翁之治蜀黃霸之治潁川邵信臣之治
南陽三人而已三人者文則少好學通于春秋
黃則溫良有讓而受書於夏侯氏信臣則以明
經甲科爲郎故本體旣植施爲自茂其治崇禮
樂興教化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廩廩乎德讓君
子之遺風矣用是以觀暘谷公則真其人焉公
以浙東名家問學淵源而爲人沉毅有識絕無
浮誇態蓋卓然當代文儒也故向自司馬郎出
守名郡衆或以公資望深重疑其不樂就外公
聞之輒逡巡不自寧曰太守者古稱二千石近
民得行所志而名又韓寇諸公所出守地在河
朔間稱鎖鑰矣吾尚以不克勝爲患而又何疑
之過乎由是疑之者遂釋而公之治名也則至
仁愛好教化憫河魏文事朴畧而諸郡邑學舍
多圯壞不飾者廼捐俸鍍首飭郡庠而又躬行

州邑相視頽廢計工量貲各佐以郡贖而諸州
邑之學宮無不改新稱雄麗焉學旣飭廼拔郡
邑士子之雋者若干人置元城書院聘學博吳
君欽羣教之暇時躬爲講說經意釐正文體課
其優劣士子熙然向學文藝等於東南公又慮
河魏人尚氣力喜鬪又多盜廼作爲鄉約保甲
之法勸善禁姦條貫詳備養視孤寡瞻助貧匱
士民咸嚮於教化公素疆直不阿私以徇上下
有廣平傳舍以站用不敷欲援名郡歲以二千

金助之公曰廣人之欲曷旣弊端曷可開開則
貽累無窮是吾之責也吾其力爭之乃復徃白
於上時羣議咸主廣而公以一身支持不遺餘
力故其議竟得寢公訟廳嘗無事自政事之外
仍留意詩文廳左有韓魏公晚香亭廢址廼修
葺之植菊其中以爲燕息之所客至則列觴于
次性不善飲而嘗飲客不倦僚屬及弟子至則
借菊爲喻而陳長養生息之方榮華繁茂之理
其飄然神思怡然念慮若有不知此身之嬰於

冠冕者其風流文雅又如此古稱儒吏公曷讓
焉故其澤流四境名聞 朝宁循良治平擬之
漢蜀郡潁川南陽諸人殆相爲等埒矣茲州邑
羣屬所以咸不忍去公也或謂公茲行開府吳
之蘇松吳爲文物區奧而其地人衆雜人衆雜
則其俗易偷而善造僞以吳而較之河魏則淳
澆異焉而憲司權專節制其視坐鎮專郡職又
不啻重矣不知公可以治名者而治吳乎余曰
天下之民風雖有南北之殊而人心未始不同
郡守憲司職守雖或稍異要皆民命所懸故因
地以制令通變以宜民非儒吏莫幾也於公乎
何有公所駐爲太倉州有友人王元美兄弟以
文章氣節名海內公至必得時相晤語而足爲
公之益云

東明穆文熙撰

廣東按察
司副使

贈暘谷王公序

自古稱循良長吏者曷嘗不與民之利去民之
害然利與害不兩立害不去則利無由興故興

利者先去害顧民之害若盜賊者特擒滅之而已矣若水旱者特備禦之而已矣斯皆事機在我縱舍由心要亦無所難者惟夫在民者有富饒之名而實有不給之患在監司者持哀多之見而橫加以無名之征爲守者抗言之則下情可慰而監司之勢不可回殆將有意外不測之變奉行之則監司可悅而民力大不可支且將有目前轉徙之憂於此能不沮不撓確然毅然卒挽回已成之議而上不之尤杜絕無窮之害而下不之知斯非真有父母斯民之心而備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其我郡守暘谷王公之謂乎試以站銀一事言之夫余魏之爲疆橫直不越四百里而廣中無鹽鐵絲枲錦綺之利若越蜀然者民皆土食而仰藉田畝稍不稔輒徬徨四出而無所寄命蓋天下之至瘠貧區也然顧徃徃有富饒名蓋緣郡境僻在東南一隅故無車馬輳集之擾民得畢力田野而樂輸賦役一時守令長吏又皆制科之高等者爲之類能勞

來安集民賴不窳如是而已遂以爲富饒殆如
中衰之家衣華策肥與富厚埒中實無斗斛之
儲自朝夕之不保而暇爲他人計乎往歲監司
不察謬以爲真饒富可少增賦以補不足偶因
邯鄲諸處以站銀不敷告遂不吝二千餘金之
費令吾郡捐之欲著令以爲常其詞甚峻急而
其意甚不可回王公奮然曰名民非民與何以
此重困之且乃公在終不令吾民重困卽日爲
文數千百言大抵言名民貧苦之實與站銀之
不可復加狀中有云事苟當於理卽在有司無
嫌於徑行苟未得其平雖奉 明旨亦不妨於
再請監司覽之不快公竟令加之比時余方以
罪廢再召用赴 闕下公以書懇余曰站銀事
僕力竭矣不可奈何公宜自爲桑梓計余壯而
諾之公復令郡內父老數十輩自上疏申理余
度其不可姑爲書勸止以爲監司公若在卽疏
亦無益何若小濡忍以待他日之便未幾而監
司之主是議者以病解任而公亦有湖廣憲副

之命治行有日公意不釋也卒爲文理前事
達之今監司公語稍如前而情益迫監司卽允
其請下府議焉乃余復奉 今上命祭告秦中
公復以書懇之恒山將望余亦從中轉白前事
余益壯公爲書監司曰邯鄲爲天下通衢其艱
苦誰不知之第歲來所助金不可勝用矣而竟
不自止足乃吾名之民力竭矣而不蒙前監司
公省察復增前費是彼以苦名而反得實惠此
以虛名而受實禍甚非天下均平之治體也且

其漸不可長而端不可開明公宜早爲名民計
書意如此然則站銀或從此息乎余嘗竊觀今
之爲守令而欲爲民去害者要皆自顧力之所
能爲已爾而或勢不可反且干王議之怒則多
苟且從之卽爲亦不甚力又或力欲爲民去害
者懇懇勤勤於視篆宰割之初足矣至宦成秩
遷當新故代易之際未有不以爲無所干涉而
秦越其民竟從中止者今以觀於王公何如哉
然則自是名民庶得有蘇而橫征之不復至吾

士者皆王公之力也非真有父母斯民之心而
備天下之大勇者其誰能此公守余郡其興學
造士遇僚屬有禮行鄉約以化俗嚴保甲以戢
盜善政班班俱在余友人穆考功敘中余不敢
贅第紀其所以爲民去害者如此余邑侯張君
公之良屬令也而公乃侯之所稱知遇主也余
與穆君亦公之所特禮以爲國士者也往者余
未起時候業命余爲言以贈公余以病圃未果
且奉役西往而公亦遂從此別懼食夙諾因
稍謝客而爲之敘然則公之所以爲公者或不
在彼而在此也與

東明石星撰

大理寺右少卿

贈太守賜谷王公榮擢副憲序

郡守賜谷公守名之三載上廉其賢擢之爲
楚憲副坐鎮東吳於是同年郜子喜而語人曰
若賜谷之擢其真足以興起良吏哉公宏才遠
識古貌純心遇事不震不懾卽紛結滿前衆莫
能解而能一言立斷之爲郎時搢紳嘖嘖歸公

卿之任矣比出守吾名又以循良治績哀然爲
三輔望故公之上下衆之勸否係之而非尋常
之僅以資例捷者倫也公茲守而擢之憲華轂
朱輪驄馬繡服以行於趙魏之疆則人之所以
仰公者何限而其勸於循良之化者又何限夫
鶴唳而上高空則觀者翹首提枹鼓以振於行
陣之間而介士固未有不奮竦者此足以喻公
今日之擢矣興起良吏夫豈淺淺云廼邑令胡
君則謂郗子曰君以是喜乎宥固有深懼焉何
者公賢父母也而茲奪之如吾民何明師帥也
而茲奪之如吾士何士遠而師帥民違而父母
卽政教舛錯不治矣而如吾令者何夫自宥之
屬下吏聽旬宣也蓋嘗數數竭公也覩其行事
孳孳循道奉其諭言諄諄愛人下之州若邑每
合天心其注措類破觚爲圜斲珉爲璞而於中
興利蠲害薦可黜否又無網漏吞舟之號吏治
蒸蒸不至於姦郡大治其簿書錢穀予不論論
其大者有曰豁餘地馬銀有曰爭驛站加派有

曰定額征賦役有曰捐羨以廣貯積有曰簡員以恤解戶凡此者澤流千里聲施四境君之所明知也謂俗吏能之於斯耶史漢所載循吏首文黃然霸治潁川不過曰尚寬和曰謹綜密而公治行則廩廩過之矧其廣厲學宮造就人材一時斌斌鄉學之風雖文翁牧蜀何以加焉蓋溫溫儒吏也茲奪之去焉何若是翹耶何吳楚之令之士之民之幸而吾乃黯然戚也郢子曰兩離而切別者臣僚之義也一視而均陶者聖

王之仁也故明制長吏三年明試優其最而陟之臺憲詎謂酌功也乎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古有挽登不能借寇無計者而吾於公安得而專之哉然則宥也其何以自程邪曰君欲程者道邪人邪人邪道外無人道邪舍政教何適矣故我公之政治之經也教化之本也政在治立治立則民有賴教在則化行化行則士習軌民有賴而士習軌斯儀表永樹而令丞良矣程哉何公去之患也故曰監於成憲以永無

愆於是胡君者亦洒然聞命矣微公則宥終懼
焉耳然何以教而俾獻之以識別也郃子曰夫
公吾嘗記之學宮矣況是役也駐節江口而蘇
吳素梗猾難治兼以羅織紛紜時事匆午君子
憂之匪材望德望兩合者不足任也公之擢也
得人哉由此艾安黎元保安善類以紓 當寧
南顧之懷答中外人望者端於斯行矣吾屬何
用悵惜乎余不敢復言別矣胡君曰唯唯遂以

萬曆元年三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朝列
大夫前河南南道監察御史長垣年治生郃永
春頓首拜撰

送大宗師暘翁王夫子公祖老先生榮遷
湖臬序

萬曆元歲我大宗師以天雄刺史遷轉湖湘廉
訪使之副維時諸弟子久荷旃幘兼叨劔鑄方
以挹道顏聆玄論爲幸且快速膺 簡命諸士

子喜文旌之遲而悵仙葩之速也散爲之敘以
紀其行光遠等乃作而言曰我翁之褰帷視篆
於天雄也沉靜誠謨傳達瓌瑋鎮定如山岳通
溥如河漢聲稱藉藉覲縷奚述先是郡中有宋
元城書院顧世代寢遠黜聖剝落翁乃申令修
舉敦禮崇義羣膠庠之俊髦者而與之講註疏
以辨異訂子史以折衷倡明絕學涵濡道腴芟
夷浮藻歸於精要環青衿而執經以質者喁喁
嚮風雲滂而霧集文治彬彬然可觀矣我翁曰

新有課歲紀有錄洎月則兩稽其殿最而徵其
懃惰擇其論義策學之宗旨梓之直擷奧窔用
便披閱譬之珠玉錯陳爛然盈目復創學舍五
十楹費殊不貲又遴其文之宗匠者而程督之
所糜餼廩咸取於翁則夫作人造士之功寧可
殫邪公事之暇輒進諸士子而詔之曰吾語子
以易乎當求之精微而九師晦蝕者勿論也吾
語子以書乎當求之疏通而八世傳家者勿論
也吾語子以詩乎當求之性情而齊魯毛韓者

勿論也禮荒於二戴則莊敬者遠矣麟經湮於
三傳則比事者非矣以故諸生竊聽其言論風
旨如渴飲江河各充然有所得莫不退而嘖嘖
曰吾於易而得先生之造化於書而得先生之
政事於詩而得先生之敦厚於禮而得先生之
恭儉於春秋而得先生之擬議自是文體日嚴
盡黜其軋茁鉤棘之學粧綴縟藻之習而雲漢
爲章天下之至文渙矣至於翁之視民也則响
司如有傷其在公也則遑遑如靡及其御事以

裁物也則秉公布忠兢兢如有弗克恩斯勤斯
如惓如焚士咸知翁有愷悌之心矣至於簿書
之敏筭答之寬苞苴絕乎公庭而歌謳煩於里
閭石壕鮮乎酷吏而狴犴多於草萊民困頓蘇
保障益固士咸知翁有平易之政矣夫霜冰陸
離氷壺瑩澈固宜流聲樹績以聳朝野而曠後
先昔平仲公知天雄而當鑰鑰之重寄其相業
炳烺昭若前日我翁暫借其地而治之則夫寵
握鈞衡座依台斗以共成治熙之化矧我翁槐



原件短缺

P22

堂世裔旣宋室梅公巨老迄於昭代東華公其
奕葉門閥嶙峋相望爲寰寓哀然所屈指光遠
等瞻戀河橋惘然自失然我夫子造就生成之
恩當銘之肝腑以圖報於涓埃之外尚未艾也
敢不佞遂次第其說而敬爲之敘云

萬曆元年三月吉日元城書院門生劉光遠郭
光炳程弼趙架趙雲龍張明遠梁綱正張致
中王嗣彭張揚庭王萬選韋士召楊光先田
甲同薰沐頓首百拜撰

垂柳綠烟流黃鳥之聲萬片飛花紅雨撲青驄
之騎顧瞻行色增重別懷則有薦紳先生文學
博士垂白里父懷丹門徒對漳水而開離筵登
銅臺而望使節或乞衣以存愛或賦詩以壯行
中才謝賈生幸托薦賢之吳守道慙徐孺頻承
好客之陳蕃夫獨何心而不眷念故援古人贈
言之例應諸生代筆之推蘭楮布箋恭疏四六
之引柏梁命體聊宣萬一之私

魏初起國天下強其中有士多慨慷餘風承沿

漢隋唐趙宋不競胡運倡百年此地雜夷羗諸
生竄伏學舍荒再除混沌仗 高皇賢聖六七
澤蕩洋十城九城饒畊桑閭閻庶幾三代良猶
多質木少文章我公到來絃更張三尺童子知
向方操觚染翰述先王金石憂擊蛟龍翔吁嗟
神化人莫當誓將終始陪趨蹌誰懷薦書登廟
廊 九天詔下丹鳳凰敕公建節臨扶桑四月
初吉駕啓行繡衣白馬照河梁江東之路阻且
長欲留不留心徬徨悲風吹人涕沾裳歸來謀

築生祠堂歲歲拜公祝壽昌

萬曆元年季春吉日元城書院生員南樂魏允

中頓首百拜謹撰

賀陽谷翁太公祖榮陟湖廣叅政仍留鎮

東吳序

永嘉王公接吳之二載例得殊擢 天子以公
政成澤洽三吳氓吏之安公也乃俯順人情遠
稽古進律之道陟拜大叅復留鎮吳如故惟蘇
郡諸屬邑其受職受約束視他郡縣爲親其幸

賴公之久於吳亦視他郡縣爲最以故諸州縣
守令陳大統申思科趙舉廉郝國章李堯民留
震臣陳文謀相率入賀問言於余而余非其人
也雖然余去公開府僅尺寸地知公者莫如余
爲深我吳四郡其地襟江帶海爲留都門戶其
賦居天下半爲國家所仰給其瀕海縣邑尤
稱蝨賊難理而南夷自揃刈之後雖稍凌夷哀
屈徃徃首尾覲非常是用慎簡憲臣徃彈壓之
手握寸符指麾貔虎十萬之衆奔走數十縣冠
帶之吏坐鎮千里而鞭撻海外鳥言獸面之夷
任至隆重也公之蒞吳不浹旬蘇枯軋頑除疾
開利要於勞撫安集不爲烹鮮束濕之政而至
其理勞亂馭悍驕若然刃解屹然山立雖賁育
不能掣而奪之及乎運籌防虜先事候情落其
機牙而又身察於要害之地課簡兵卒知其智
力所極令武夫戎臣畫而守之頃島夷竊發內
闖竟以公方畧素具擒馘不旋踵不費斗糧一
鏃而坐制於溟波渤陽間雖公之注厝底就更

僕未易窮而其大要爲吳人長久之計以紓
國家南顧之憂卽古稱長城何以加焉夫寧民
糾慝蹇蹇不辭者報主之業也春容寂寥瀟灑
出塵者騷人之事也斯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公又妙能爲文辭爾雅深厚與往古名家較其
分寸非質有文武蓄養深而神理豫疇能若斯
之備哉今 天子又不遺吾吳而借公以長惠
吳人則公之所以奉行德意者沉浸汪濊絲解
髮櫛不直吳人安公之政而公亦安吳人之易
治也已且也展驥足者必效之千里觀鴻漸者
必仰之蒼昊以其施足以究之也今 天子將
興堯舜之理旰食需才而南北猶有甲而兵者
行且登公密勿以贊紆謨而翊國是如吳者尤
當所注心乎然則公之福吳人蓋未艾也而諸
君子之所以爲公賀者亦未艾也余將跋踵望
之矣

太倉王鼎爵

禮部員外郎

賀大觀察暘谷王公由憲副晉陟藩叅仍

治兵三吳序

國家以藩臬重臣巡守內地而擇其要害者
敕以備兵所以樹防也故其開府必孔道其鈐
轄必韎韐其注算必武事而崇文教求民情或
未之遑矣蘇松領東南財賦而幅幘於海倭可
航葦而至是用命憲使者設備焉而卽太倉爲
建牙之地蓋扼其吭也嘉靖中習於承平已久
遂使妖於內侮農不安畝者數歲厯 上東南
顧矣然當是時持節來者率不能滿一考輒易
代莫繇觀厥成也乃永嘉賜谷王公以今一夫
子癸酉之冬奉 敕至公故在兵曹久又出守
畿輔握 廟筭而來來則設我苛之編增土著
之兵簡將領之選修火戰之具嚴堠遠偵悉出
萬全又明年乙亥倭果稍出以嘗我遂一舉而
殲之海中不及登岸當舟師發時公筴諸將某
能某某能某比捷聞無或爽者公復筴倭必道
陳錢乃會部使以狀上卽陳錢實游兵陳錢者
在大洋中極東舟過此無可泊處去倭島近矣

蓋畫夷封而守之兵法先人之術也推公是心也雖海波且使勿鱣矧疆理哉向使癸丑之釁公卽在事則安有躡我禾稼乎安有焚我廬舍乎安有掠我子女遷我寶貨乎吁嗟乎公德懋矣今丙子春 朝廷論功卽拜公叅政乃兼原務勿徙蓋漢所謂增秩欲任久也吳民幸厚哉有士謁余言曰尸祝不治庖職弗能兼也牛鼎不烹雞器各有攸用也乃公以文墨借署試旣輒効而復以橐鞬槩出則師世至於造士作人洋洋弗厭若公可謂兼長而並用矣余應之用是則然然使建安稱才武庫名家無乃淺之乎觀公邪庶幾哉吉甫侶之乎文武爲憲憲在茲矣雖然公所爲盡心者急生人也何以知之頃者海上之役公活脅從者以百數其以俘獻者求其生而不可得也然哉稱伐非公意也以是心也撫字吾赤子其又若之何由茲究竟而觀厥成其又若之何故凡公之才可名也公之心不可名也 壘書寵進久任責成知公之心

者宜莫若君相公士曰唯唯遂書以質於公

太倉凌雲翼撰兵部左侍郎

賀賜谷王公榮進藩叅留鎮東吳序

嘗聞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用不親
甚哉理道之不可偏舉也然養之弗豫財才難
於兼政之頗也民何賴焉乃若賜谷先生永嘉
王公之蒞我吳也經文緯武協於大中其古之
遺愛而吾民之庇士大夫之表乎東吳四郡襟
帶江海爲畿輔重地財賦半天下民力恒困弗

支而俗多輕儇鮮實素號難理二十年來島夷
弗靖時乘間竊發防衛稍踈則非常莫禦是以
軍壘餉給視昔有加轉輸旣煩驕悍難輯故專
設憲臣以飭武備尤慎擇才望素隆者任之歲
在癸酉公以良二千石特膺簡命來蒞茲土
甫至則周覽海壖得其要害巡行郡邑察爾凋
疲於是慨焉歎曰民俗未醇兵威弗振豈惟積
習使然亦上之拊循震懾或未善耳乃於諸設
備處相度重輕羸縮其兵數詢求才勇易置其

將領於凡除戎器治戰艘預儲積明紀律不遺
餘力焉一指顧間旌旗號令觀聽頓殊謂所職
在兵故先之也少間則問民疾苦均其徭賦平
厥訟獄兩暘或愆躬爲請禱歲收不人力贊臺
使以乞蠲除二三年間吳民稍知有生之樂矣
公又以齷齪簿書僅修邊幅非大雅君子之事
而教化是崇尤篤意文學每摘詞藻深翰力追
作者暇則延摺紳學士談說藝文進郡邑俊髦
闡析經術雖臨倉卒而輕裘緩帶若無事焉由
所養素定也此與俗吏詎可同年語耶夫公之
克詰戎兵武威宣矣而煦嫗士卒視如赤子莫
非文也勤民造士文德敷矣而鋤暴禁慝無怵
強禦莫非武也此之謂全材往歲海警方至公
選二三百介胄授以密謀師始出而執訊獻醜
無忘矢遺鏃之費廉得脅從數十輩則振恤而
遣之此非尚首功者所能爲也公之威惠無舛
張弛合宜類如此以故吳之士民尊而愛之惟
恐一日去已也勲績懋隆宜膺顯擢 天子憫

念元元若曰東南巨防非公不可於是倣古增
秩之意進大藩叅知仍留舊鎮嗟乎吳之士民
一何幸歟吾太倉則公開府處也州庠師儒陳
應鸞洪得助王思宗胡淵輩暨諸弟子朝夕於
公涵濡教澤視他郡邑猶深願公之久於此邦
視他郡邑猶切思有以頌公盛美而宣其慶幸
之情謬屬德甫代之修辭德甫雅辱公教固嘗
悉公之錫福吳人與吳人之願公留者然吳豈
能久淹公哉公廊廟器也今 天子宵旰思治
亟得文武全才又安海內甚於吳人之願久留
公也一二歲所樞管鈞衡之寄非公其誰將陟
台鼎而去吳矣吳豈能久淹公哉然則將奈何
在六月之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夫爲憲
萬邦而吳人之徼福於公其有永矣乎

太倉季德甫撰

江西按察使

送大叅永嘉賜谷王公改任敘

始永嘉公之爲吾吳兵備使者也其御將則毋
抑其體以冀伸其才其御察盜卒則務精其選

而厚募格以冀得其死力其治吏則能鉤鉅參
伍以見弊而時有所縱舍以冀其改其待單赤
則無所不勤卹公在事二歲餘而島寇入犯公
勒餘皇載組練蹙之沙而大破之 天子進公
爲叅政仍故職於是以前叅政才可寄劇諸非使
者任而爲漕政爲水利悉以畀之自公以功名
起則不能無忌人因緣欲困公以事而公所治
理益精然公於職益舉則益不勝忌而會歲行
盡漕舟數百千艘悉涸於潤州道中諸當事者
目相睨筴之母所出公第令堰舟前後諸支河
口悉堰而分部吏人晝夜灑河水以益之不一
月舟悉出京口無留者一時鼓舞稱頌謂爲神
而言路以稽故法論坐鑄秩臺謂公實不稽故
復所鑄公又筴漕計幸悉達且將有河患而太
倉儲粟可支數歲陳粟皆紅腐衛士不欲得粟
價驟減從容爲撫臣計以歲半收直而小寬之
於兵民俱便撫臣計雅已定得公言矍然具以
請言路復謂收直易轉餉難坐公避難論撫臣

復上言公實不畏難俱報聞而是時盜賊沈命
法益嚴前有劫者獲其人而非已報上矣當死
而真劫出公爲具實前撫臣以聞而臺不之察
論前劫死言路復謂公初誤入之復坐鐫秩前
撫臣白公誣甚峻不報國家雖用沈命法治盜
而其格凡監司坐劫起部中以輕重論卽劫起
而如期獲者勿論且附功狀始海寇數人要殺
鹽場官公移所司嚴緝不踰旬得寇而吳閫道
中劫傷一郎次日卽盡獲之於格當附功而言
路前後皆抑絀弗論而止論罪其前疏報仍鐫
秩而後疏則調簡之命下矣公方謝一切事杜
門取進止而余唁之且笑謂公使者所轄四郡
一州十七邑之地皆負江海以與島沙鄰而中
爲南北孔道五民之猾藪之而又日示以可欲
卽使百使者堠而率熊羆之士蚤夜而寄干陬
亦不能保不盜也公笑曰吾不能保不盜能保
盜敗且夫不必百使者卽一使者而居要害之
地專精其職而不掣其肘何盜之足憂夫以一

使者而縮十臺四郡一州十七邑之職於其間
上責授事而下責受事分歲力而道途者九之
其謁叅七之拊循二之而已分日力而案牘者
九之其上臺六之下郡邑三之而已卽竭吾足
而不能無責於道途也竭吾目而不能無責於
案牘也吾憊矣且歸臥陽舉矣蓋命夕下而公
朝出舍於舟其喜色溢大宅也而吾州衿紳之
大夫有觴而泣於濟者鄉之父老不及衣履而
慟於郊者介冑之士慟於百里之外者而其類
若觀察使季君行太僕卿徐君右諭德王君輩
則謂不佞有以敘之不佞所見者跡耳夫惡能
悉公第竊謂 天子與公卿輔弼之臣非不悉
公功狀也又非不悉公竭力而國計民瘼之是
塵然不能屈二三言者之論而竟至移公者其
意緩以收公之用而迫欲全之也諸臺使之悉
公也甚於內然而不能犯一二言者之論而留
公者亦此意也諸襟紳介冑吏士父老之悉公
也甚於諸臺使然而不能以死請者亦欲善公

之去而冀公之來也公其專精神輔飲食毋遽
忘我吏民 天子一日思公治効與公卿大夫
熟計而俾公開府吳卽二三言者且幡然而謂
吳非王公不可何況其它哉公他善政多至不
可指數有祠而記之者茲不敘

萬曆五年歲在丁丑冬吉

州民王世貞撰

賜谷王公祖生祠記

王公旣用給事言得調去而諸屬城之搢紳大

夫追思謳謠之總若干萬言無何而幕府之佐
吏將校與士民合而肖公之像於州鐘閣之室
其將校復以私錢祀公於二衛之共壤又久之
而吳淞大帥楊君等復各以其私錢爲祠以肖
公像而春秋祀之又念事久遠更代易亡佚相
率而謁余文以昭公之惠於永永余謂諸君誠
長者不倍德顧王公所爲德於若何狀試言之
而試聽之諸君曰唯唯否否夫王公非以爲吾
曹德吾曹非以王公之德德吾曹而後報之凡

吾所以德王公爲三吳儲胥德也當公之至而
倭警稍希則見以爲無剝膚其民狎敵而畏兵
費二事大夫囂然謂省兵則省食節縮之說與
懈廢相表裏而公獨憂之後先請於臺凡十五
事俱報可夫王公非能不爲省也乃不欲徒省
其大要組練省而益精可以師餘皇省而益堅
可以濤烽焮亭障之類省而要害益脊可以如
率然餉省而益逮時可以如果然夫能使士飽
如果然者何也軍儲之有倉豪右黠猾每借以
匿賦兵不時給給不半菽而自公之得臺請一
一從漕計告完士且不枵腹矣故曰如果然也
何以要害脊而如率然也公所部自金山而北
至圖山袤八百里緩急不相及公攝柘林青村
之戍與金山合而軍川沙南滙寶鎮之戍與吳
淞合而軍劉河之戍與大兵合而軍孟河江陰
之戍與楊舍合而軍公又移楊舍將於江陰移
蘇松將於金山移金山將於劉河移劉河將於
崇明無警則分有警則合擊首尾應擊尾首應

故曰如率然也何以餘皇省而可以濤也夫福
蒼船者爲名美也薄而不能遠公所治沙船必
厚郭堅柁崇檣重櫓而別製三翼之輕舸以左
右之其哨至於千里而不虞潰故曰可以濤也
何以組練省而可以師也公卒雖不多谿子少
府射二百步之外淬藥機火之銳又在三百步
外類皆括蔽革抉劒盾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啜
芮者始收之又時而鼓舞之蓋甲戌之役一戰
而倭悉授首矣故曰可以師也余復謂諸君王
公德盡是乎曰烏可盡也公詰盜而盜發輒露
其捷若神至相率避徙他地去督漕而爲機發
以致水二百里之涸立浸而漕艘以五日濟堡
寶山則不閱歲而城成屹然東南巨障瀆孟河
則不踰月而河廣隱然當別漕孔道所爲德於
文武吏民非一吾曹被者若夏畦之偏澤而所
窺者若巨嶽之隅勝耳夫焉敢以爲公盡也余
乃曰善哉言也雖然以諸君不私德於王公則
可以王公無德於諸君則不可余里居獲時侍

公公恒言今一切以居平法待諸校雖州邑之
佐能以氣凌之而出其上白簡之所彈射公移
之所按刺日夜鬼伺驚擊而不休卽諸校苟負
材氣者安能渙忍抑首甘爲下也其渙忍抑首
甘爲下者安能一見材也千里而奔蹏者安能
逃於寸目之網也夫居平而一切裁之緩急而
欲收其死力難哉以故王公強力而欲信諸君
之長而掩覆其短他文吏之公爲陵而私爲中
者公力絀之至銜謗讟而不恤夫王公固不以
爲諸君德寧爲無德而已耶諸君乃矍然曰有
是哉雖然吾曹之祀公終始爲三吳儲胥德而
已余乃又曰善哉言也夫不背德厚也不私德
公也祀以報之像以徵之文以永之詳哉諸君
之爲王公也公名叔杲字陽德溫之永嘉人
萬曆六年歲在戊寅春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予告前
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兩京大理太
僕寺卿應天府尹舊治弇山人王世貞撰

玉介園存稿序

此爲永嘉王公陽德之詩若文也始公少壯舉鄉試一再國公車卽謝不應而讀書陽畧中其書自經史外諸山經地志以至星曆堪輿之學亾不漁獵大指而不欲以雕蟲一技名其家比爲伯氏所強射策收上第兩令劇縣入郎尚書兵部出典三輔晉領江南節所至赫然有循能聲其在江南日而余罷鄖鎮間謁公與譚所及兵政漕餉國家大策朝廷典章便哲若指掌也巳譚前輩風猷節槩則雋永芬馥齒頰間巳又譚丘壑名勝則令人鼻端拂拂出烟霞想稍及齊諧夷堅瑰怪事亦自傲浪忘勸而至權量文章詩歌昔人以爲不朽之業雖微指好之而間若爲不能盡者然其所善於鄉則康從理所識於魏則魏懋權於吾州則曹子念所重於吳則俞仲蔚非精深其道不易鑒也及公去而曹子念始手一編而授余得所謂詩若文者而卒業焉乃知公非不善文也又非於權量不能盡也

大指又不欲以雕蟲一技名其官夫讀公詩必欲程之以六季初盛唐之格乎哉顧類多調暢和適與吾之性情會間有籟發而精詣者其不以爲嘉隨二州之語鮮也公文又不規規於古然本之蓄而財之識剴切詳到昭然出於天則者固非鏤肝效顰之所敢望也於是子念以爲然謂余序之公功旣高忌者不能勝乃誣以爲耽詩酒而忽忘正事公笑謝諸公齷我固當第我不能詩又素不食酒夫簿牘之畧自雞鳴而跨一夜而不休酒至公輒瑟縮欲遯竟日而不能畢一叵羅我固甘之然吾何以誣詩酒余謂子念公集行得無天下復以公洪於酒也耶第公且出不出而又不食酒其日皆公詩與文之日也卽雕蟲之技亦不爲負公矣

王世貞撰



